

中宣部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

心无百姓莫为官

——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

劳 罕◎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心无百姓莫为官

——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

劳 罕◎著



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无百姓莫为官：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 / 劳罕著. —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9.4
ISBN 978-7-213-09171-1

I. ①心… II. ①劳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303244号

心无百姓莫为官

——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

劳罕 著

出版发行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（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）

市场部电话：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：余慧琴 高辰旭

营销编辑：金继发

责任校对：戴文英 杨帆

责任印务：陈峰

封面设计：毛勇梅 朱淑芬

电脑制版：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：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：14.5

字数：127千字

插页：2

印数：1-40000

版次：2019年4月第1版

印次：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213-09171-1

定价：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中宣部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



目 录

第一章 | 关于下姜 / 1

“土墙房、半年粮，有女不嫁下姜郎。”这句话，67岁的姜银祥记了一辈子。从“穷脏差”到“绿富美”，一出乡村“变形记”在这里上演。下姜村，是典型，更是镜子，折射出的是一个中国普通乡村求生存、求发展、求振兴的艰辛奋斗历程。

第二章 | 那些有关饥饿的回忆 / 9

60年前的往事，如今忆起依旧是苦涩的。磨坊中扫出的粉尘做成的“土面”，是姜银祥“小时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”；为换来全家的口粮，姜祖海扛着百斤重的木材步行百里山路；为吃饱肚子，痴迷于读书的姜德明含泪离开了学校……饥饿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是下姜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第三章 | 咋就走不出贫困的怪圈 / 33

贫困，仿佛是为下姜人摆脱不了的窘境。放火烧山，“刀耕火种”，收获的还没有种下去的多；做生意，山路崎岖、无人问津；办工厂，技术跟不上，更少了龙头企业带动……当地干部群众一次次深入探讨，找出了贫困的根子。

第四章 | 第一次吃饱了饭 / 51

“让大家吃饱肚子，才算真本事。”揣着这念头，新上任的村支书姜银祥硬是从县农科所“磨”来了两斤半杂交水稻种子。从试种到制种，下姜人填饱了肚子，下姜村摘掉了“半年粮”的帽子。紧接着，下姜人又勒紧裤腰带，建起了枫林港大桥。

第五章 | 心无百姓莫为官 / 67

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视察下姜村的故事，是“明星导游”姜银祥最热衷的事。建沼气、派专家、兴产业……群众关心的，总书记件件放心上。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、新风尚的示范人、和谐的引领人、群众的贴心人，姜银祥带着党员干部干白了头。

第六章 | 一张蓝图绘到底 / 85

下姜人不敢想，省委书记的联系点，下姜一当就是近20年。脱贫攻坚、共同致富，冲着这个目标，历任省委书记指引着下姜人沿着绿色发展的路子，奋勇向前。从贫困村到小康村，再到明星村、示范村，未来，下姜将带动周边村、镇一起富起来！

第七章 | 美丽乡村共同体 / 99

“跳出下姜发展下姜”，这句话，让下姜人看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下姜村成了340平方千米的“大下姜”，多了串成链的风景线，多了不重样的体验点，多了“打包”规划的新产业。“背靠下姜好乘凉”，成了周边乡镇干部的共识。

第八章 | 日子越过越舒坦 / 119

下姜村变了。马路拉直了进村的山道，微公交方便了群众出行。四时如画的乡村美景，引来了游客，也唤回了游子返乡创业。观风景、尝美食、干农活、看演出，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，鼓了村民的腰包，更美了乡风，带来了新风尚。

第九章 | 奔小康，一个都不能少 / 139

怎样让村里的贫困户富起来，村干部没少动脑筋。好政策，帮着他们用足；找工作，替他们出主意；办贷款，为他们多跑腿……不仅盯着眼前，还得往长远看。村里正盘算着合开公司，让每家每户都入股分红。没人掉队，才是实打实的小康。

第十章 | 下姜之变的思辨 / 147

下姜之变，来之不易。同样的山、同样的人、同样的求变之心，却在贫困的怪圈里打了几十年的转，直到近些年才摸出了行之有效的致富路。这条路讲效益、护环境，这条路重科技、专家领，这条路众人走、步子齐。

第十一章 | 下姜启示 / 169

有人说，下姜能富，全是托了省委书记联系点的福。事实上，下姜之变靠的是“八八战略”的指引，靠的是“两山”理念的启迪……村容村貌整洁和美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精神物质共同富裕——试验田里收获的经验，可惠及更多奋进的新农村。

第十二章 | 乡村振兴，路还很长 / 189

“样板村”下姜，仍未懈怠。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下姜村请来了第一位职业经理人；让“大下姜”的发展拥有更多引擎，他们计划引进更多外面的企业。可村民小富即安的心态、经济纠纷引发的人际冲突等，则是下姜村未来发展面临的新问题。

后记：我与下姜 / 215

第一章

关于下姜

“土墙房、半年粮，有女不嫁下姜郎。”这句话，67岁的姜银祥记了一辈子。从“穷脏差”到“绿富美”，一出乡村“变形记”在这里上演。下姜村，是典型，更是镜子，折射出的是一个中国普通乡村求生存、求发展、求振兴的艰辛奋斗历程。

我第一次去下姜村，大约是在2011年的暮春。

记得是随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去的。当时，赵书记正在搞全省新农村建设调研。

说实在的，那次调研，下姜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：通往村子的那条路，还没有彻底修好，车子颠得够呛。深春5月，山冈上、田野里的花早谢了，到处是油汪汪的绿；因为只有这一个色系，便显得有些单调、沉闷。那时的下姜，已经基本摆脱了贫困，村里的房舍大都很新——是那种外立面嵌着白色瓷砖的二层或三层的楼房。不过，这种楼房在浙江乡村着实很普遍。

一句话，在经济发达、城乡统筹做得最好的浙江，这样的村庄遍地都是。

跟赵书记出来调研是个“苦差事”，他调研得很深入、很细致，时常错过饭点。那次就是如此。他先去枫林港对面的田野里看了黄栀子园、桃园和葡萄园，详细了解农产品深加工情况。已经过了中午12点，他又一头扎进农民家里耐心地倾听他们卖蚕茧时遇到的沟沟坎坎。

由于早上出来时，我没来得及吃早饭，此时已是饥肠辘辘，看不远处一户人家在卖小吃，便悄悄溜了过去。

摊主是个身材单薄的老太太，满头白发，嘴瘪瘪的，透着一脸的慈祥。她的小吃摊很简单：煤球炉上放着一口冒着热气的钢精锅，里面煮着茶叶蛋、豆腐干之类的吃食。

“老人家，日子蛮惬意嘛！”吃东西时，我随意地和老人攀谈起来。

“好！好！和以前比，是天上地下。”

“哦，以前很苦吗？”我边吃东西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。

“苦得咧！‘饥荒年’那辰光，饿死了好几十口子呢。”

这句话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作为一个长期跑农口的记者，我对“饥荒年”这个词特别敏感。

“饥荒年”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多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，后被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，是指1959年至1961年，我国大陆地区由于“大跃进”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而出现的全国性

粮食短缺。

说起饥荒，1980年后出生的人，不会有任何印象。因为自从“大包干”后，饥荒就从人们的视野中遁形了——无论天南地北，大家谈论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吃得饱，而是怎样才能吃得更好、更有营养。

但几千年来，饥荒，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绕不开的一个话题。据我的老前辈、人民日报社原总编邓云特（邓拓）写的《中国救荒史》记载，仅清代不足300年间，歉收造成的全国性饥荒就达90次。中华民族的历史，其实就是一部与饥荒的斗争史。

通过下姜村去研究我们这个民族如何摆脱饥荒，也就有了典型意义。于是，从下姜回来后，我找了许多有关下姜的资料开始研究，并有了一次又一次的下姜之行。

渐渐地，我便梳理出了一个中国普通乡村求生存、求发展、求振兴的艰辛奋斗历程。

二

的确，每一个村庄的变迁，无不打上了自己的特质烙印，同时，也都刻下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履痕。

村志记载，下姜村是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，主要由姜、杨、余、伊四大姓组成。其中，姜、杨两姓人口居多。北宋靖康年间，渭水郡姜氏便从四川迁入。南宋庆元至嘉定年间，其他姓氏也渐渐辐辏此处。

那么，下姜村的特质又是什么呢？

实事求是地讲，这个位于淳安县西南部枫树岭镇的偏僻小村，尽管不能说是穷山恶水，但也绝不是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的“桃花源”。村子局促地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，公峰、茂峰、化岭、银峰四座山峰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将村子紧紧包围。一条不知形成于何时的名为枫林港的小河，从山的缝隙里硬生生挤出一条通道，从村中蜿蜒而过。

千百年的河水冲积出了一块块弹丸大小的盆地，庙畈、下本畈、窄塌畈、双坞畈……这些不规则、不平整的板块高低错落地“纠缠”在一起，成为下姜村的主要农耕区。

说起来真是可怜，这些林林总总的板块加起来，还不到600亩地。全村742人分的话，平均一人不到一亩田。

而且这些田，大多是山坞垄田和山坡梯田。旱地中只有少量山脚缓坡地，大多是陡坡地。

这类农田的特点是土层薄、蓄水能力差，古有“一七之灾”的说法，就是下一天大雨就涝，晴七天就旱。

下姜村还是自然灾害频仍的地区。

下姜村的自然灾害，主要为春夏两季的洪水灾害。枫林港流域受雨面积较大，加上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缘，夏秋时常受台风影响，一般两三年间就有一次风灾。

一俟风起，轻则损坏庄稼，重则吹断树木、房屋。1968年7月，下姜发生龙卷风，庙畈小球里的大柿树被连根拔起，窄塌溪边的大板栗树被拦腰折断，庙畈上的稻桶被吹到窄塌畈，房屋倒塌，瓦片基本被掀光，村民损失惨重。

下姜村又是淳安县的暴雨中心地区之一，洪灾频仍，曾有“十年九有”之说——十年就有九年发洪水。1940年，枫林港洪水流量达每秒900立方米，洪水淹没了整个庙畈、窄塌畈，下姜老村石礪以下全部被淹没，多处房屋被冲毁。

据村里老人回忆，历史上有些年份，枫林港一年就要发10多次洪水。

自古以来，下姜人以务农为生，除了种植水稻、小麦、茶叶、水果，还兼营竹编、家具制作等手工业。山里人最能吃苦。虽然村民们勤俭持家、辛苦劳作，但受地理条件限制，一直未能摆脱饥饿的阴影。下姜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最贫困的山村。人们曾这样形容下姜：“土墙房、半年粮，有女莫嫁下姜郎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民分得土地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粮食

产量也有所提高。但由于自然条件不好，基础设施差，灾害频发，加之受到移民入村、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等影响，下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处于温饱线以下。

可以说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，下姜人脑海里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：饥饿！饥饿！饥饿！

第二章

那些有关饥饿的回忆

60年前的往事，如今忆起依旧是苦涩的。磨坊中扫出的粉尘做成的“土面”，是姜银祥“小时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”；为换来全家的口粮，姜祖海扛着百斤重的木材步行百里山路；为吃饱肚子，痴迷于读书的姜德明含泪离开了学校……饥饿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是下姜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